

福

五



308

正 佛教月誌



本期目錄



◆中國佛教會，擇於101年2月9日，假臺南市白河區大仙寺，啓建一年一度仁王護國息災祈福大法會，普皆回向國泰民安。

◆已故會性老法師所敬集《般若心經集講》問世。

◆新化區佛教會受台灣燈會邀請，於2月6日起至14日止，於鹿港古鎮宗教區參展。

◆苗栗大湖法雲禪寺開山百年，特擇於101年2月22日至3月24日，傳授三壇大戒。

◆101年（壬辰年）正月初一至初三，各寺舉行禮三千佛懺及萬佛懺法會。

◆大高雄佛教會發動所屬寺院，於民國100年12月17日，百多位僧衆分別於五甲、阿蓮、岡山等地區，舉行托鉢活動，所得善款做為冬令救濟用款。

◆台北華嚴蓮社，舉辦身心靈系列講座，以慶祝創社60週年。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學士班獨立招生。

封面：橄欖核雕念珠 大明攝

1 • 佛教月誌

2 • 《法華玄義》「性具思想」………隋智者大師

4 • 天台宗、華嚴宗、人間佛教及藏傳佛教對《大乘起信論》的如來藏思想之評價(九)……明了

8 • 南岳慧思之研究(四)………佐藤哲英著 依觀譯

13 • 梅光羲及其《因明入正理論疏節錄集注》……沈海波

16 • 瞭解天臺小止觀(上)………大寂持戒和懺悔(一)………

20 •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之探討(六)………林維明

23 • 法華經的啓示(一)………何世亮

26 • 開創「默照禪」的曹洞宗師………曙光 宏智正覺禪師

29 • 除夕夜憶恩師………道益

32 • 澈然詩鈔

33 • 一〇一年元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水月老和尚觀音座舍利

《法華玄義》「性具思想」

隋智者大師

一、卷五下「性德三軌與修德三軌」具足一切諸法：

遠論其本，即是性德三軌，亦名如來之藏。極論其本，即是修德三軌，亦名秘密藏。本末含藏一切諸法。（《大正藏》33，頁741下）。

二、卷八上，卷二上言「心、性、事物」具足諸法：

1. 知色即空即假即中，色即法界，總含諸法。（頁777中）。

2. 此一法界具十如是，十法界具足百如是。又一法界具九法界，則有百法界千如是。（頁693下）。

3. 一法界具九法界，名體廣。九法界即佛法界，名位高。十法界即空即假即中，名用長。（頁692下）。

4. 若觀己心不具衆生心、佛心者，是體狹，具者是體廣。

。（《大正藏》46，頁54上）。

（同上）。

四、性具諸法之運用：

三、卷五下言「一念」具足諸法：

凡夫一念皆有十界識名色等苦道性相。迷此苦道，生死浩然。此是迷法身爲苦道，不離苦道，別有法身。如迷南爲北，無別南也。若悟生死，即是法身。故云：苦道性相即是法身性相也。（頁744上）。

另錄《摩訶止觀》之「一念」具三千諸法：

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

……若從一心生一切法，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此則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

1. 凡心一念，即皆具十法界。一一界悉有煩惱性相、惡業

性相、苦道性相。若有無明煩惱性相，即是智慧觀照性相。何

者？以迷明，故起無明。若解無明，即是於明。大經（涅槃經）云：無明轉，即變爲明。淨名（經）云：無明即是明。當知

不離無明，而有於明。如冰是水，如水是冰。

又，凡夫心一念即具十界，悉有惡業性相，只惡性相即善性相。由惡有善，離惡無善。翻於諸惡，即善資成。（頁 743 下）。

2. 若圓行者，圓具十法界，一運一切運。（頁725中）。

3. 圓行不可遠求，即心而是。一切諸法悉有安樂性。即觀心性，名爲上定。心性即空即假即中。五行、三諦一切佛法，即心而具。（頁726上）。

4. 起圓信解，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一微塵有大千經卷。（頁733上）。

圓教菩薩初發心，得諸法實相，具一切佛法。（頁 735 上）。

（明了補註）

壬辰啓建梁皇寶懺法 請柬

普賢行法經云：

一切業障海 皆從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
衆罪如霜露 豐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

此告訴行人，罪從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是爲理懺悔。理懺須藉事懺方便而顯，梁皇寶懺是爲事儀。此懺乃梁代誌公大和尚錄集諸經法要，編纂成四十章十卷懺儀。今依梁皇事懺唱禮，清淨六根，剋期極果。

本寺訶在國曆二甲五甲（陰曆）廿二日，起，啓建梁皇寶懺法會六永曰。敬邀諸善信，歡喜來共修。

湛然常住 謹啓

天台宗、華嚴宗、人間佛教及藏傳佛教對

《大乘起信論》的如來藏思想之評價（九）

• 明了

(四)智者大師的佛性論——中道實相：

智者大師判化法四教，屬於「空」的藏教是析空，通教是體空；屬於「中」的別教是但中，圓教是圓中。此「中」是天台宗的中道實相，他在《法華玄義》卷十上說：

大小通有十二部，但有佛性無佛性之異耳。（《大正藏》33，803下）。

由此可知智者大師重視佛性之觀念。進一步，他以三因佛性說，把精神主體的佛性展開，卷十上說：

法性實相即是正因佛性。般若觀照即是了因佛性。五度功

德資發般若，即是緣因佛性。（同上，802上）。

他把佛性以三個面相表示，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與緣因佛

性。正因佛性指所覺悟的終極真理，亦即法性或實相。了因佛性指觀照終極真理的心能，這即是般若智慧。但智者大師以為，單憑般若智慧不能透徹了達實相，成就正覺，而是需要其他因素或輔佐條件來參與的，這便是緣因佛性，特別是六度中除般若波羅蜜多外的五波羅蜜多，所謂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另外他以廣泛易解方式論三因佛性。卷五下他說：

智即了因性，願即緣因性。……汝等當作佛，即正因性（同上，744下）。

一切衆生正因不滅，不敢輕慢。於諸過去佛，現在若滅後，若有聞一句，皆得成佛道，即了因不滅。低頭舉手，皆

成佛道，即緣因不滅也。一切衆生無不具此三德。（757中）。

正因佛性以衆生皆當成佛爲正因佛性，有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的思想。以了因佛性爲聞佛一句法便能成佛道，這必須是頓悟方式，不是漸悟方式。緣因佛性他以「願」來說，又以低頭舉手，皆成佛道，這是從現實的、實踐的角度說緣因佛性，這意義相當深遠。以願說，即以悲願來建立緣因佛性。在修道過程中光是智慧是不足的，另外還需有悲願。另外，低頭舉手，皆成佛道，這種說法，在後來禪宗中用得最多，那是表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一切勞作、動作都可展示佛教的真理。智者大師在這裡強調的，是現實世間一切事物，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切動作，都是佛教最高真理的展現，或我們體證最高真理的機緣。此也符合他所創的一心三觀：從空入假觀、從假入空觀，中道第一義觀之第三觀：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觀。

三因佛性智者大師又以背反方式深刻地闡發其思想，其中「煩惱即菩提」是他常用方式。《玄義》卷二下，說：

煩惱道即菩提，菩提通達，無復煩惱。煩惱既無，即究竟淨，了因佛性也。

行有是業道，即是解脫。解脫自在，緣因佛性也。

名、色、老、死是苦道，苦即法身。法身無苦無樂，是名大樂。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故。（700上）。

煩惱與菩提是同一心靈的不同面相，兩者都統屬於一心。當心迷時便是煩惱，當心悟時便是菩提。菩提從煩惱中轉化出來的。此是了因佛性義。

他又以業道來說解脫。業通常是染污的，但若能善於運用種種業，再配合心念上的表現，所謂「行有」便能成就業道，有助人覺悟得解脫的資糧。這業道可說是緣因佛性。

正因佛性，智者大師直接以十二因緣中的名、色、老、死這幾個環節說，名、色、老、死都是構成苦的原因，但若能當下克服對這些執取，而觀其本性是空，則能了斷苦，而成苦道，也由此顯出法身這一精神主體。法身，智者大師把它與法性相通，由法身可說法性，法性正是正因佛性。

智者大師的佛性思想用「中道實相」複合概念表詮。中道是理，佛性是心，真理與真心，把二者等同起來，而成「心即理」的思路格局。在其《玄義》中多次提到中道與佛性概念：

卷五上說：

佛性中道。（735中）。

卷三上說：

實相中道佛性。(711下)。

卷五上說：

見中道佛性第一義理。(734中)。

中道佛性以終極真理、實相，需要行者去體見。

智者大師以中道佛性是實相，應該可確定。《玄義》卷八

下，用各種名稱表示中道佛性爲實相，說：

實相諸佛得法，故稱妙有。

妙有雖不可見，諸佛得見，故稱真善妙色。

實相非二邊之有，故名畢竟空。

空理湛然，非一非異，故名如如。

實相寂滅，故名涅槃。

覺了不改，故名虛空佛性。

多所含藏，故名如來藏。

寂照靈知，故名中實理心。

不依於有，亦不附無，故名中道。

最上無過，故名第一義諦。

如是等種種異名，俱名實相。種種所以，俱是實相之功能

。：：是經之正體。(783中)。

在這裡智者大師列出實相或終極真理的不同稱呼。但無「

中道佛性」，而有「中道」與「佛性」，而兩者都指向實相，

所以把它聯起來爲「中道佛性」或「中道實相」。智者大師最後強調實相具有功能，不是靜態的，而是具有活力，能起用，能產生功能以影響社會的。這一點天台宗智者大師之實相論——中道佛性的功用思想相當重要，可引起對社會的關懷，不會是理論的、靜態的宗派。

中道實相在《玄義》中言及正面功能、意義，強化佛性功德，

特別強調它與世間的密切關連，它是要在世間起用的。所以他與其他經典佛性論不同，表示佛性不是實體，自性的。卷二下說：

不空即佛性。(700下)。

卷五上說：

智者見空，復見不空。哪得恒住於空？(738上)。

他強調，作爲一個智者，應同時把佛性的空與不空兩面，對佛性的本性與作用全盤理解。

再進一步他以如來藏來解讀不空佛性，卷三下，他說：

但深觀空，能見不空。不空即如來藏。：：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不空。大品云：一切智是聲聞智，道種智是菩薩智，一切種智是佛智，即此意也。(714上)。

卷二下，又說：

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

空。……破著空故，故言不空。……利人謂不空是妙有，故言不空。利利人聞不空，謂是如來藏。一切法趣如來藏。（703中）。

以上兩段文字所述，可謂窮空即見不空。了達諸法的緣起、無自性、空之後，突出一見空的主體，這便是如來藏，那是不空的。能見不空的，應該是菩薩的道種智和佛的一切種智。

聲聞乘的一切智是不能體會不空的這一義理。後段文字說不空有三點意思：

1.不空是對空的執著的破除。

2.利人以不空是妙有。妙有指不被執取的存在世界，是本

質還原或現象還原而展現的以本質為基礎的現象世界。

3.對利利人即圓教來說，不空與如來藏是等同的。

以「利利人聞不空，謂如來藏。一切法趣如來藏」義理是實踐義，不指涉實體、自性的存有論。若不是如此，智者大師便脫離了佛教，走向印度數論的神我或自性的路向，那是被視為邪論的。我們又以智者大師《金光明經玄義》以「三德、三寶、三涅槃、三身、三大乘、三菩提、三般若、三佛性、三識、三道」十法中「三佛性」與「三德」關係是無二無別來再證明中道佛性或中道實相是空的。他說：

當知三般若皆常樂我淨，與三德無二無別。既以金光明譬三德，還以金光明譬三般若也。云何三佛性？佛名為覺

性名不改，不改即是是非常非無常，如土內金藏，天魔外道所不能壞，名正因佛性。

了因佛性者，覺智非常非無常，智與理相應，如人善知金藏，此智不可破壞，名了因佛性。

緣因佛性者，一切非常非無常，功德善根資助覺智，開顯正性，如耘除草穢，掘出金藏，名像因佛性。

當知三佛性一一皆常樂我淨，與三德無二無別。（《大正藏》39，3下—4上）。

又說「三道與三德」無二無別，說：

云何三道，過去無明，現在愛取三支是煩惱道。

過去行現在有，二支是業道。

現在識名色六入觸受，未來生老死，七支是苦道。

道名能通，此三更互通，從煩惱道通業，從業通苦，從苦復通煩惱，故名三道。

大經云：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名為佛性，中間即是苦道。名為佛性者，名生死身為法身，如指冰為水爾。煩惱道者謂無明愛取名此為般若者，如指薪為火爾。業道者，謂行有乃至五無間，皆解脫相者，如指縛為脫爾。

當知三道體之即真常樂我淨，與三德無二無別。（同上 4 上一中）。

（待續）

南岳慧思之研究（四）

佐藤哲英 著
觀 譯

第四節 慧思禪師之著作

一

關於慧思禪師之著作，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載云：

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大正》五〇·五六四a）相對於此，道宣《大唐內典錄》第五卷所載「南岳沙門釋慧思撰」有如次所列八部十卷。

二

- ①四十二字門 兩卷
- ②無 諍 門 兩卷
- ③隨自意三昧
- ④次第禪要
- ⑤釋論玄門
- ⑥三智觀門

⑦安樂行法
⑧弘誓願文

《傳教大師台州錄》所載，除發願文、安樂行之外，又有受菩薩戒文，慈覺大師《入唐新求聖敎目錄》載有四十二字門、隨自意三昧、無諍三昧法門之名。永超《東域傳燈目錄》所載，除法華經安樂行、無諍三昧法門、四十二字門、隨自意三昧、發願文，又有「大乘止觀一卷，南岳思誓」之記載。

前揭慧思諸著作中，「立誓願文」可視為慧思之自敘傳記，對於其他諸作，《續高僧傳》載曰：「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故可視為慧思口授之筆錄。若是如此，慧思口授之著作有多少？在立誓願文中，慧思屢屢言及「說摩訶衍義」、「講摩訶衍義」，所謂摩訶衍義，泛指大乘佛教全體，有時是指《法華經》，而所謂「講摩訶衍般若波羅蜜經」，應是指

《大品般若經》，或意指其綱要書《智度論》。從而慧思的《釋論玄門》，應是摩訶衍義之講說。如此推測若是正確，則「次第禪要」、「三智觀門」應是講說《大品般若》、《智度論》時的副產品。亦即所謂三智，是指《大品般若》、《大智度論》所說一切智、道種智與一切種智等三種智，據章安《天台智者大師別傳》所載，慧思造金字般若，自講玄義，經文解釋則命智顥代講。智顥唯三三昧與三觀智諮詢其師，其他自裁。

從而此三觀智，正是慧思、智顥之傳承的重要部分，三智觀門係其相關著作。而「次第禪要」一書應是將《智度論》所揭諸種禪法予以組織化之著作。《大智度論》第二十卷之前後列舉三十七品、三三昧、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等二十餘種禪法，天台大師將之整理成世間禪、亦世間亦出世間禪、出世間禪、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等四種次第，本書如若現存，在瞭解慧思如何整理這些禪法上，將是一珍貴之文獻，可惜的是早已散逸不存。

關於「四十二字門」兩卷，《內典錄》及《續高僧傳》列

其名於慧思著作之首，因此應是初唐最受重視之典籍，《法華

玄義》及《釋籤》揭其部分。日僧圓仁曾攜此書返日，鎌倉初期尚存於叢山，寶地房證真《天台三大部私記》引用此書不下

數十回。證真且有《四十二字門略鈔》之撰述，書中引用《四十二字門》上卷五十二文、下卷四十五文，合計九十七文，並設問答論述。因其引用只是單文，原書難以藉此復原，但大體可知其輪廓。

「隨自意三昧」、「諸法無諍三昧法門」與「法華經安樂行義」等三書是研究慧思思想教學之重要文獻，筆者稱此為「慧思三部作」，故擬於他章另作論述，惟首先須留意如次諸點。

(一)此三書之中，「法華經安樂行義」較晚成書，此因書中可以窺見「隨自意三昧」及「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的影子。

(二)「隨自意三昧」與「諸法無諍三昧法門」成書之先後難以判斷。雖然如此，若就如來藏思想而言，相較於「隨自意三昧」，「無諍三昧」之如來藏說略有進展，此為第一之根據。

(三)此二書皆以息、心、身之順序修觀法，但此觀法之方法，「隨自意三昧」所揭較詳，「無諍三昧」中有省略整理之痕迹，此為第二個根據。

(四)前揭根據若能成立，則此三書成書之順序如次。

(五)故三書成書之時代試揭如次。

1.《隨自意三昧》是慧思第二期河南遊學時代之作品，是慧思三十四歲至三十九歲間的著作。

2. 《諸法無靜三昧法門》是慧思第三期光州教化時代之前期，亦即四十歲至四十三歲間的著作。

3. 《法華經安樂行義》是慧思第三期光州教化時代之中後期，亦即四十四歲至五十三歲的著作。

(六)此三種觀點若能成立，則慧思之思想教學應大成於三十歲至五十歲之間，其最高潮時期，是天台大師智顥訪慧思於大蘇山，入其門下之時。

(七)慧思之後半生，與其說是學者，不如說是教化者，南岳隱棲時代則以靈驗著稱，備受道俗尊崇。

三

關於《受菩薩戒儀》，《大唐內典錄》所載慧思之著作中不見其名。但傳教大師《台州錄》載云：

受菩薩戒文 一卷 南岳大師說 七紙（《大正》五五・

一〇五六〇）

由此可知中唐時代本書尚存，最澄嘗攜入日本。本書收於《大日本續藏經》第二編第十套戒律宗著述部，首題記爲「受菩薩戒儀」，撰號「南岳沙門釋慧思撰」。本書初揭(一)受大乘戒法，首先請傳授菩薩戒師一人，(二)請師中，說種種因緣方便，欲求戒法，首先應發信心，三學具足。(三)揭出菩薩戒八種功德，

(四)觀五法，(五)興三願，(六)發四弘願。(七)請戒師，一心奉請和尙、羯磨阿闍梨、教授阿闍梨、證戒師、同學等侶(五句)，一法，問十遮難，立誓十種因緣，(十)正受戒，首先揭示三相(三聚淨戒)，三羯磨後，授十重禁戒，述持戒功德(十句)。(十一)受菩薩戒之證明與現相。(十二)禮謝，志心敬禮諸佛菩薩，(十三)受菩薩戒之五事功德，(十四)發願，受十無盡戒者應發菩提心，(十五)教令發心，受此戒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直至道場究竟圓滿。

本書第(十)正受戒之下所略示之三相，是：一、攝律儀戒，

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等三聚淨戒，饒益有情戒之譯語是玄奘以後的新譯，以及作爲《華嚴經》之文而引用的「信爲道源功德母」，這也是新譯「八十華嚴」之用語。尤其是仰啓文中：

仰啟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於此世界南瞻部洲某州某縣某鄉里某處伽藍佛像前，有眾多弟子，來於我所，求受菩薩戒竟。惟願諸佛為作證明。二遍。(《正續》59・p.353a)

從「大元國」三字可以推定這是元代行本戒儀之際之記錄。對於菩薩戒之戒儀，湛然所撰《授菩薩戒儀》，別稱「十二門儀」，具有決定版的價值，而此慧思本究竟成書在湛然之戒儀

之前，或湛然之後，學界意見紛歧，根據最近出版《戒律之研究》之出土橋秀高教授所言，相較於湛然《十二門儀》，慧思

本之組織呈現未整理之狀態，故本書難以視為慧思之著作，然其成書至少在湛然以前，應是天台智顥至六祖湛然之間某個時期之作品。明曠《天台菩薩戒疏》卷上載云：

則以天台為宗骨，用天宮之具緣，補闕銷釋。（《大正》

四〇・五八〇b）

根據此「天宮之具緣」一句，平了照認為應是天宮慧威之著作（《天台學報一〇》）。

四

《大乘止觀法門》四卷有「南嶽思大禪師典授心要」之撰號，收於《大正藏》第四十六冊。根據邊式《天竺別集》所載「南嶽禪師止觀序」，本書在中國原已佚失，直至咸平年中（九九八—一〇〇三）才由日僧寂照逆輸出世，略稱「大乘止觀」或「止觀法門」，組織整然，闡述大乘止觀之法。序分首先述止觀之綱要，其次是五番建立：(一)止觀之依止，(二)止觀之境界，(三)止觀之體狀，(四)止觀之斷得，(五)止觀之作用。

第一止觀之依止，所謂止觀，是指應依止一心而修，此心名自性清淨心、真如、佛性、法身、如來藏、法界、法性。此

心係一切法之根本，故依止此心修止觀。

第二止觀之境界係闡明止觀行者之對境，此有真實性、依他性與分別性等三自性法。此中，出障真如與佛之淨德是真實性，在障真如以及與染和合之阿黎耶識是依他性，第六及第七等二識是妄分別分別性，廣述三自性之相。

第三止觀之體狀，相對於所觀境界之能觀，此係就能觀之止觀其染濁三性與清淨三性，依分別、依他、真實等三性，詳述由觀入止，由止起觀之相狀。

第四止觀之斷得，述及修習止觀得之利益。亦即就分別性、依他性、真實性等三性闡述以止觀斷障及得益。

第五止觀之作用，論述止觀成就以後之作用，止行若成，證無二之淨心，動無動相；觀行若成，法界無礙之因自然出生。

上來係以五番之組織述說止觀之理論與實踐，最後就日常生活，我人應如何運用止觀，略說禮拜時、食時、便利時等三時之止觀。

據此可知，本書乃一理路整然之作，從處處引用《大乘起信論》之文立證其義看來，其與北地攝論師之思想應有密切交涉。古來對於本書是否南岳真撰，亦曾存疑，寶地房證

真於《法華玄義私記》卷五之卷末載云：

彼文恐非南岳所出。文勢不似大師之筆故。義勢不似餘部之文故。（《佛教全書》二一・二〇七b）

又證真《止觀私記》卷八載云：

彼文名性惡為性染。（乃至）雖依染性而起，唯是佛德，故名清淨名。（乃至）但彼文未必同於今宗之義。（《佛

教全書》二二・一〇九一b—一〇九二a）

擗出六難，否定南岳真撰之說，江戶時代諸學者亦支持此說。大正時代以降，《大乘起信論》之中國撰述說引起學界關心，因而若將依《起信論》而撰述之《大乘止觀法門》，視為南岳慧思述作，則有年代上之矛盾。《大日本古文書》第十一卷，天平勝寶三年（七五一）五月二十五日之條載云：

大乘止觀論一部二卷 還法師述 用紙七十張

第十二卷天平勝寶五年（七五三）五月七日領收之條載云：

大乘止觀法門 南嶽思禪師曲授用心造用紙五十四帳

若依《大日本古文書》所載，可知本書應是奈良時代傳入日本。而本書古來就有慧思所撰或曇遷所撰二種說法，由於其組織文體大異於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法華經安樂行義》，更且大量引用《大乘起信論》，其主張大同於攝論學派所說。因此有人認為本書乃北地攝論學派之祖曇遷所撰。

（待續）

湛然寺因明論典流通助印價

大乘掌珍論、大乘廣百論釋合訂一冊

因明正理門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釋合訂一冊

因明大疏蠡測

因明學研究

因明句身初例

古因明要解

因明文集（第一冊）

因明文集（第二冊）

因明新例三種

因明入正理論講義

因明論疏瑞源記

藏傳因明

佛隴文集

福田文集（第一冊）

福田文集（第二冊）

因明概論八講

思想方法（上）

會本因明論疏明燈抄（二冊）

劃撥帳號：三一九一三五一
戶名：聖哲

400320380120120120120150200200200120120120120200200120150200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梅光羲及其《因明入正理論疏節錄集注》

● 沈海波

一、生平及學術

梅光羲(1878^①—1947)，字擷芸，江西南昌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舉，次年赴京會試，未中。在京期間受維新思想影響，返回南昌後與友人一同創辦明達學堂，傳播新知識。光緒三十年(1904年)赴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畢業後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部繼續深造。歸國後任北京大學堂提調，後任職於湖北高等農業學堂、法政學堂、武昌高等學堂，又先後任廣東司法館監督、湖北提法使、湖北高等審判廳廳丞、郵傳部右參議。民國成立後，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書長。1913年1月，署交通部參事；11月，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長，後任蒙藏院司長。1915年10月，獲大總統令授二等大綬嘉禾章，三等、四等父虎章等獎項；12月，任山東高等檢察長。1930年4月，任最高法院檢察官。1931年10月，署江西高等法院院長。1933年8月，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評事。1940年10月因病免職後，定居重慶。

梅光羲除了在法律界任職之外，一直精研佛學，非佛書不讀，著述極豐。1901年，他經桂伯華介紹，在南京叩詣楊仁山，聽講《大乘起信論》，從此皈依佛法。他在就讀日本東京振武學校時，課餘研讀佛典，並為友人講解《彌陀經》。在早稻田大學時，拜日人慶純為師，學習准提咒及其觀想法。

1908年，他在擔任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總辦時，經常利用回南京省親的機會向楊仁山請益，遵囑研讀華嚴宗、三論宗、法相宗、淨土宗的典籍，並發起成立佛學研究會，推楊仁山為會長。1910年，楊仁山授其《中論》、《百法明門論》、《十二門論》之各家注疏，遂將這三種論文與各疏會合刊行；又作《心經淺釋》，由楊仁山作序；這一年他還在家中設講堂，向友人開講《大乘起信論》。

1912年，他摘講《大乘止觀》。1913年，於廣濟寺講經會。這幾年間，他廣泛研讀華嚴宗、禪宗、三論宗之典籍。1915年，設北京佛經流通處，並研讀天臺宗典籍，編《大乘止觀略

錄》。1916至1925年，他在擔任山東高等檢查廳檢察長時，皈依慧明法師，受三皈五戒；又從演華法師學習密宗十八道；與夏繼泉等一同設山東佛學社及山東佛學流通處；他常在星期天到各學校、佛學社、監獄講《大乘起信論》、《百法明門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等；在此期間，他主要研究法相宗和俱舍宗，並編寫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由金陵刻經處出版的有《百法義錄》、《五重唯識觀注》、《相宗新舊兩論不同論》、《相宗無爲法集解》、《大乘相宗十勝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相宗綱要》、《相宗綱要續編》、《宗鏡錄法相義節要》、《高僧傳節要》、《因明入正理論疏節錄集注》，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的有《佛學啓信編節要》、《六道輪回錄節要》，由北京刻經處出版的有《禪宗法要》、《六道集節要》、《居士傳節要》。

1925年冬至1928年秋，遷居天津，經常前往北京居士林講經，並擔任民國大學哲學教授一學期，講授《相宗綱要》。1928年9月赴上海，從大愚法師學陀羅尼，並曾至上海居士林講經。1930年，他在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查官時遷居南京，在法政講習所講《百法明門論》及《相宗綱要》。1931年，他任江西最高法院院長，回南昌，每逢星期天都到佑民寺講《相宗綱要》、《彌陀經》、《圓覺經》。

1933年至1937年間，他任行政法院評事，居於南京，曾從

班禪活佛等學習各種密咒；每逢週三、週六及週日，都會到寺廟、佛學會、中央黨部無線電臺講經，內容包括《因明論》、《相宗綱要》、《金剛經》、《圓覺經》、《楞嚴經》、《維摩經》、《彌陀經》、《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他在這期間編著有《佛典略論》、《天臺宗略說》、《唯識宗略說》，均由中央黨部廣播週刊出版。

1938年，因抗戰爆發入川，曾在重慶長安寺講《唯識三十頌》、《百法明門論》。1939年，因左腿麻痺，有似中風，遂辭職養病，不再講經，研讀《大般若經》、《大涅槃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1943年，模擬《成唯識論述記》，講《唯識三十頌》。此後，病情逐漸加重，於1947年去世。

——、《因明入正理論疏節錄集注》的特色

《因明入正理論疏節錄集注》（以下簡稱《節錄》）由商務印書館於1925年4月出版^②，系梅光羲節錄窺基《因明大疏》^③，並以眉批的形式摘引各種古疏而成。《節錄》引用最多的古疏是智周《因明入正理論疏記》（《前記》）和《因明入正理論疏後記》（《後記》）、善珠《明燈抄》、明詮《因明入正理論疏導》（《因明大疏導》）、《因明入正理論疏裏書》（《因明大疏裏書》）。

從《節錄》的引文風格分析，其所引用的大量古疏似系轉引自藏俊《因明大疏抄》。如其引明詮《因明入正理論疏導》

時稱「《導》云」，引明詮《因明入正理論疏裏書》時稱「《裏》云」，與藏俊的風格非常類似。此外，《節錄》還引用了道邑《因明入正理論疏記》（《義範》），此書早已佚失，僅藏俊《因明大疏抄》等古疏中有摘引，這是其轉引古疏的明證。

《節錄》受眉批的篇幅限制，引用古疏時往往大量刪減原文。如其引《明燈抄》云：

此量所對，三師不同。一測法師云，若依此說，儒童爲五頂立此比量也。三此疏主，勝論師爲五頂立。（頁29左）

《明燈抄》的原文爲：

此量所對，三師不同。一測法師云：「于婆羅痆斯城有一婆羅門子，名摩納縛迦，此云儒童，具七上德。仙乃爲彼說六句法，一聞即悟。于時儒童更有弟子，名曰五頂等。」若依此說，儒童爲五頂立此比量。既云儒童一聞即悟，不言不信大有，故知之耳。二文軌師云：「後住劫初，婆羅痆斯國有婆羅門子，名摩納縛迦，此云儒童，亦名般遮屍佉，以云五頂，由具七德。彼仙爲說六句義法，應時悟解。鳩鵠即曰，入無餘滅。五頂後爲弟子說此六句等。」若依此說，儒童即五頂之別號也，五頂爲五弟子立此比量也。三此疏主云：「後經多劫，婆羅痆斯國有婆羅門，名摩納縛迦，此云儒童。儒童有子，名般遮屍棄，此云

五頂。五頂雖信同異和合，然猶不信別有大有，鳩鵠便立論所陳量。」若依此說，儒童、五頂，是二人也，父子別故，即勝論師爲五頂立。（卷第五本）

《節錄》引書，大多類似於此，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節錄。《節錄》是我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部對窺基《因明大疏》進行集注的著作，雖然作者在書中並未提出任何自己的見解，引用古疏的內容也過於簡略，尚屬學步之作，但這在因明學還鮮有問津者的當時，已是難能可貴。

梅光羲於1924年3月出版的《宗鏡錄法相義節要》（商務印書館），系摘錄宋代延壽《宗鏡錄》中關於法相宗義的內容而成。《宗鏡錄》中涉及不少因明學方面的問題，特別是第51卷專門探討了因明學，代表著宋代研究因明學的水準。《宗鏡錄法相義節要》雖非研究著作，但可起到方便讀者把握《宗鏡錄》中關於法相學與因明學內容的作用。所以，此書的出版也可視爲民國時期對法相學與因明學的一項推廣和整理工作。基於這種考慮，本書將《宗鏡錄法相義節要》作爲附錄，以供參考。

註釋：

①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心物誌》（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誤爲1880年。據梅光羲《六十四自述》，當爲1878年。
②梅光羲晚年所作《六十四自述》，將書名誤爲「因明論疏節要集注」，出版者誤爲「金陵刻經處」，當系記憶衰退所致。

瞭解天臺小止觀（上）

持戒和懺悔（二）

▲大寂

介紹「天臺止觀」

目前大乘的禪修方法很少有自己獨立的體系，大部分傳承來自天臺宗智者大師，他當年對傳統佛教，包括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綜合研究後，闡述出禪修的方法。智者大師的「止觀」裡可以看到止觀法門多彩多姿的一面。現在要學習止觀，更多人會去南傳系統學習，因為非常簡單明瞭，直接就把「止」和「觀」講出來了，很少人會從漢傳大乘的體系學，但實際上漢傳也是包含了這部分的。並且，除了南傳有的內容外，還有他們所沒有的內容。漢傳佛教似乎是缺人去修、去證、去弘揚，止觀法門這麼好，真正知道的人卻非常少。

各位在佛學院學習佛法，應該積累更多的實修經驗。

所有天臺「止觀」的內容都在四部裡，也就是：《小止觀》。

《小止觀》、《六妙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摩訶止觀》。最淺的可以從《小止觀》入手，因為這是講給俗家弟子的，不會講的太文言。

今天我們主要用下午和晚上的時間講講「小止觀」，除此，再順帶講講我出家以來，修行的體驗，面臨的問題。各位很多是剛出家的，可能你們在出家路上會有很多阻礙、疑惑、不適應，等下會開放給大家，生活上、實修上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學習討論。

《小止觀》的重要性，在它主要講了坐禪的方法。禪宗的默照禪、參話頭、公案等等是其獨立功夫，但禪宗並沒有獨立的打坐方法，也是參考自天臺止觀。

序言中概述了正文所含的十章內容：「具緣第一、貪欲第二、

棄蓋第三調和第四方便第五正修第六善發第七覺魔第八治病第

比重要。

九證果第十」，「以明修止觀者，此是初心學坐之急要。若能善取其意而修習之，可安心免難，發定生解，證於無漏之聖果也。」

「二十五方便」是修禪定前的基本功（前五章）

「具緣第一、訶欲第二、棄蓋第三、調和第四、方便第五」，每章各有五小點， $5 \times 5 = 25$ ，是天臺宗中非常重要的「二十五方便」，不僅《小止觀》提到，《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提到，也在《摩訶止觀》提到。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這是在修止觀之前的基本功，就像要學拳，蹲馬步的基本功要好，是禪修心法的部分，在修定前的基礎功夫。如果基礎沒有牢固，打坐會變成枯坐、無聊、浪費時間，一坐都在打妄想，或者隨著修習過程卻不斷的破功、倒退。基礎打牢固，就可以一點一滴的進步。

第一持戒清淨。如經中說，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

苦智慧，是故比丘應持戒清淨。

持戒清淨是具五緣的第一種緣。戒律若持的不好，當你不

斷地修習六波羅密，是在修習善根，回向得智慧，是要成佛用的，二方面又持戒不清淨的話，等於在減分，加加減減，前進五步後退十五步，再前進十五步再退三十步，所以持戒清淨無

然有三種行人持戒不同：

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時，不造五逆，後遇良師，教受三皈五戒，爲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彌十戒，次受具足戒，作比丘、比丘尼。從受戒來，清淨護持，無所毀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當知此人修行止觀，必證佛法，猶如淨衣，易受染色。

持戒的三種人：

一，最利根者，不造五逆，當居士時沒有造大惡，出家後又持戒清淨，大小戒都沒有違犯，這是上品持戒人，要證悟初禪就證初禪，要二禪就證悟二禪，可以快速出證佛法，果位也可以一直上升。就好像一件乾淨的衣服，想染成紅色、藍色、黑色，任何顏色都好染，如果一件衣服上面有一些小瑕疵小污點在上面，就算你染成其他顏色，污點還是在。所以今天你是清淨心，要用什麼樣的法來染心，你就很容易變成那法的樣子。

像你們各位剛出家的，好不容易才出家，要好好珍惜這因緣。只要離開這座山，到世俗裡隨便找一個人來問，他多半是不懂佛法，只當寺廟是拜拜（佛像）的地方，爲了各種煩惱活著。如果今天沒有來學佛，父母要逼著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又要結婚生子傳宗接代，找不到物件痛苦，找到物件結婚，又要面臨養家糊口，孩子要養育教育，想辦法賺錢養家，可賺錢談

何容易。很多家業的痛苦在那熬著，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父母老了需要你照顧，帶去醫院看病，一直忙到父母往生辦完後事。本來想可以開始修行了吧，換自己老了，開始疾病纏身，經常跑醫院看醫生。所以在世間的初中後階段都苦啊。

佛陀初轉法輪時講「四聖諦」，是有它的重要性的，他開悟後分享出來的法彌足珍貴，最開始講出來的就是「苦」的問題。各位有沒有真正touch到生命中的苦，如果還沒有touch到，那出離心就無由生起，道心就很脆弱。保證你的佛道能非常穩定寂靜的走下去，很重要的就是出離心。出離心如何生起，就從觀察一切法的苦生起。一切法太廣，就從觀察自己身心的苦開始。我不想再苦了，不希望這樣的苦今天纏著我，明天纏著我，這輩子纏著我，下輩子纏著我，當你不想再重複這種苦時，出離心就生起了。通過自己體會到的苦，再來體會世間的人和事，就比較確定不想再陷進去了。否則，還在猶豫，還不能確定，還會覺得我沒有經歷過的統統經歷一下，各位需要都去經歷嗎？有沒有被火燒過？沒有被火燒過的人是否需要被燒一下才知道？所以看到別人被火燒過，就應該有這個智慧去推論。很多痛苦不需要一一去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父母的，通過父母經歷的苦痛大概就可以知道自己會經歷的苦是什麼？所以出家這條路確實是條康莊大道。

二者，若人受得戒已，雖不犯重，于諸輕戒多所毀損。爲修定故，即能如法懺悔，亦名持戒清淨，能生定慧。如衣曾有垢膩，若能浣淨，亦可染著。

我們一般人要做到完全持戒清淨很困難，所以第二種持戒者就是輕戒微犯的，比如雖然比丘戒四波羅夷法沒有犯，但是以下的一些戒律有所犯，那當我們要修禪定時就要如法地懺悔清淨。連《大寶積經》都講到，如果犯戒後把過錯深藏在心裡不讓人家知道，表面好像藏得住，實際是越藏越糟糕，就像把一具死屍藏在床底下掩蓋你殺人的事實，實際上掩蓋不住，死屍會發爛發臭到臭氣滿天飛，屋外的人都聞到了，越蓋越臭，所以我們要發露懺悔，向人吐露，向佛菩薩吐露，必須透過發露、懺悔之法把犯戒懺清。

第一，你犯戒要學會懺悔。

二來，要學會聽別人懺悔。我犯了錯，向你發露懺悔之前做錯的事，你聽我懺悔。聽的時候你們要記得一件事，聽完就好了，不要出來馬上就跟同學說，某某法師怎麼樣，他昨天做了什麼壞事，馬上把人家的事情傳出去，這樣是違反我們如法懺悔的遊戲規則的。所以不能夠講出去。

三，還有別人向你道歉，你要接受人家的懺悔。因爲懺悔的規則是「懺悔得清淨」，別人對你有犯錯，但是願意對你懺

悔，你就要「慈愍故」，慈悲的原諒別人過錯。有些人呢，嫉惡如仇，對你犯一次過錯，從此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再理他，從此不共團夥，另眼看待。

在臺灣我經常看到同學犯的一個戒是「不與取」，肚子餓時看到宿舍同學的牛奶，就打開來泡，當他回來一看自己還沒有泡過，怎麼都被喝光了；或者沒有經過人家同意就把人家泡麵拿過來吃，類似這樣的情況，不與取要小心，雖然是小小的一個戒律，大家也不要犯，不要隨便拿。

這樣持戒清淨後，再修禪定一樣可以發定慧。

三者，若人受得戒已，不能堅心護持，輕重諸戒，多所毀犯。依小乘教門，即無懺悔四重之法，若依大乘教門，猶可減除。

第三種是指什麼戒都犯，最差的下品持戒人，大戒小戒都犯。

按照比丘戒，在犯四波羅夷法後，是沒辦法懺悔的，所以受戒時要弄清楚，一旦違犯就要被僧團趕出去了。但按照大乘教理，還是有辦法可懺的，猶可減除。《大般涅槃經》裡有這樣的記載，透過一個辦法還是可以懺悔四重罪五逆罪的，這是我看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經》時看到的一個重點，就是這四個字，哪四個字泥？——「護持正法」。就這麼簡單？怎麼護持正法呢，你可以自己想啊，比如當寺廟有需要時你可以當義工，出力或出錢布施，幫助僧團。

這雖然不是特定的懺悔儀式，但是一個精神。就是說通過護持正法，在大乘教裡講，有可能可以懺悔。

故經云：「佛法有二種健人：一不作諸惡，二者做已能悔。」

所以說，一種不作諸惡，這種人太稀有了，再者就是能夠錯而懺悔改過。但是我在寺廟也經常看到一種人，犯錯成習慣，犯過之後就懺悔，他會經常跟你說「很抱歉，末學向你懺悔……末學剛剛做了什麼」，「很抱歉」成為一種習慣，講的不夠完美，還會「很——抱——歉——」講好幾聲，拉住你要你聽，戒律持到這種程度也會讓人感到怎麼修的這麼奇怪。有人覺得「反正懺悔得清淨」，我就多多懺悔就好了，不是這意思哦，懺悔之後的真實義是什麼？你要發願永不再犯，不是有機會懺悔我就再犯。

下節課我會簡易教大家心法怎麼修，在平日自己實修之餘，持戒清淨很重要。我這幾天在湖北發表論文時，聽說臺灣又發生一件令信徒非常傷心的大事。雖然是臺灣佛教鼎盛時期，仍然會發生一些醜聞，可能是貪財的、貪色的，結果這些事發生後，佛教界在臺灣信衆心裡漸漸走下坡路了，是深深的打擊，人們對僧人有了不信任感。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所以持戒很重要。在坐男衆法師出門時要注意，最好是一個人，要曠，男衆陪行，不然很容易慢慢出問題。大家要警惕一下。

(待續)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之探討（六）

• 林維明

以攝範 - 反範 - 観

(五事) (五蘊) (十二處) (十八界)

1.8ab 色者唯五根、五境及無表。此偈頌爲色蘊廣說。表示色蘊包括眼、耳、鼻、舌、身等五根、色、聲、香、味、觸等五境和無表色（或叫法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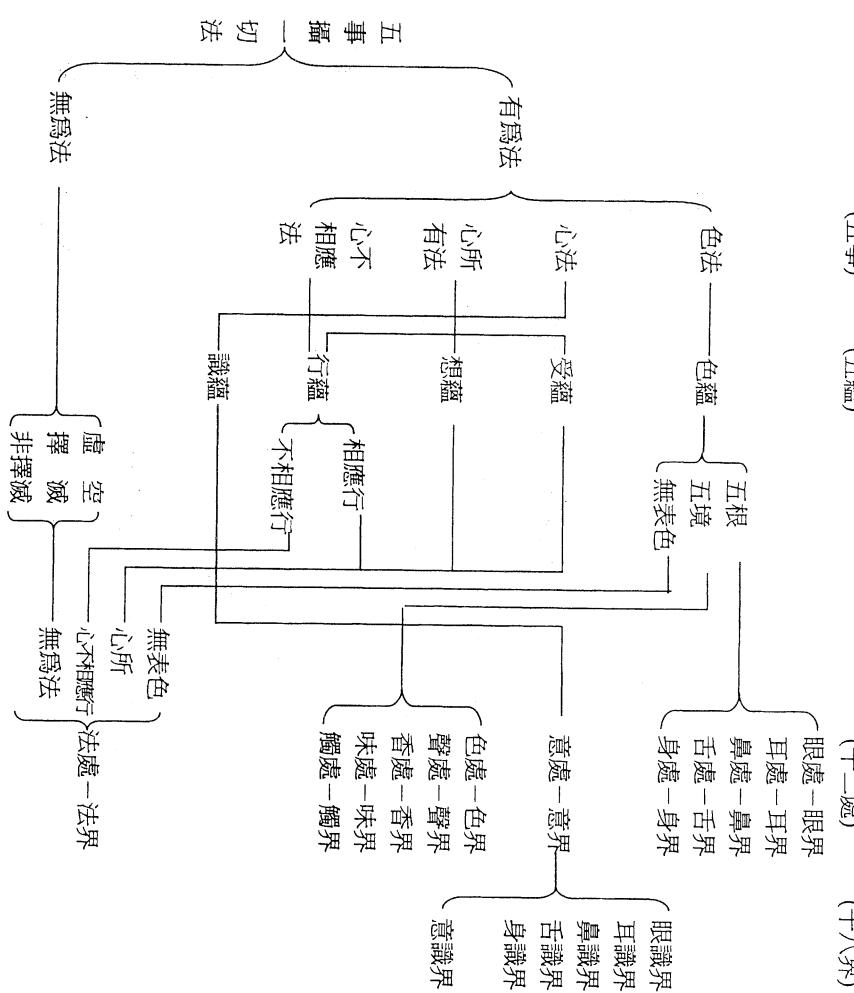
。長行K「誰者唯此所顯，十處一處少分名爲色蘊」(333 b16-17)。因爲無表色經部覺天及法教都不認同。唯有有部正統派認同。無表是指無形象可表之色法。簡別色蘊唯十一種，不可增減。葦舫說

：「安無表上者略有四義：一、前十處全，此法處一分；二、前十微聚，後一不爾；三、前十有對、

此一無法；四、前五識境，此意境別故」(頁108)

。顯示無表一處與前十處有別。曰慧法師將五事攝

一切法列表（曰慧法師，頁68）如下：



1.8cd 彼識依淨色，名眼等五根：此偈頌是釋五根。長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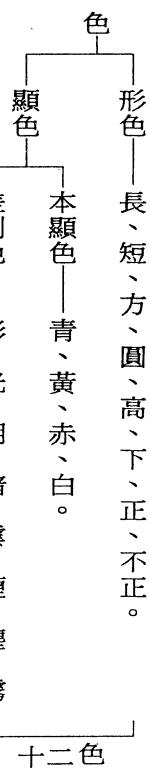
本偈頌爲釋五境。對五境所含的內容加以剖析。

「論曰：『彼』謂前說眼等五根；『識』即眼、耳、鼻、舌、身識；『依』者眼等五識所依，如是所依淨色爲體，即此淨色名眼等根」(333 b25-27)其中「淨色根」是地水、火、風四大種所造，又叫「勝義根」。是微細明淨之色，亦云：神經細胞。換言之，「能依」的眼等五識應名爲「所依」的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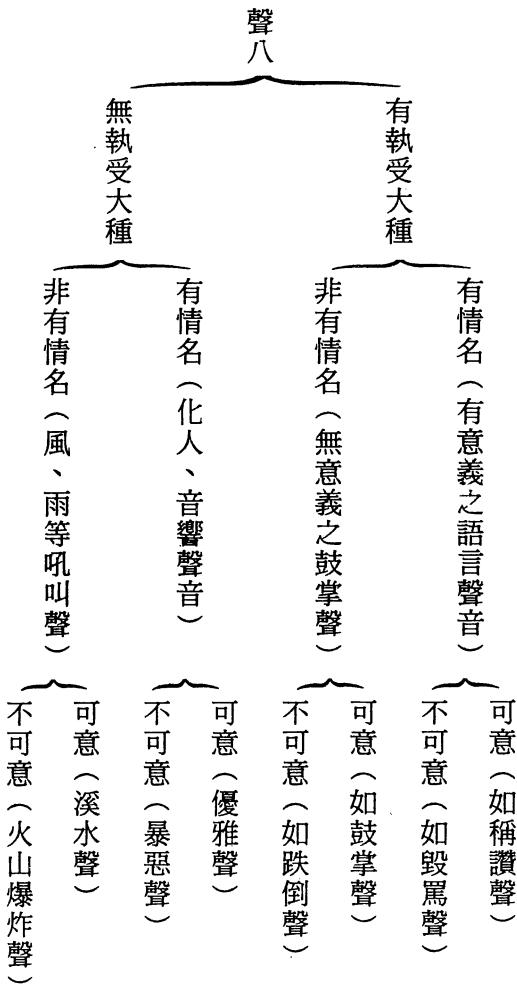
五根。

色二或二十：指眼所取的色境有顏色和形式兩種或可細分爲二

十種，若再加「空」顯色則爲二十一種如表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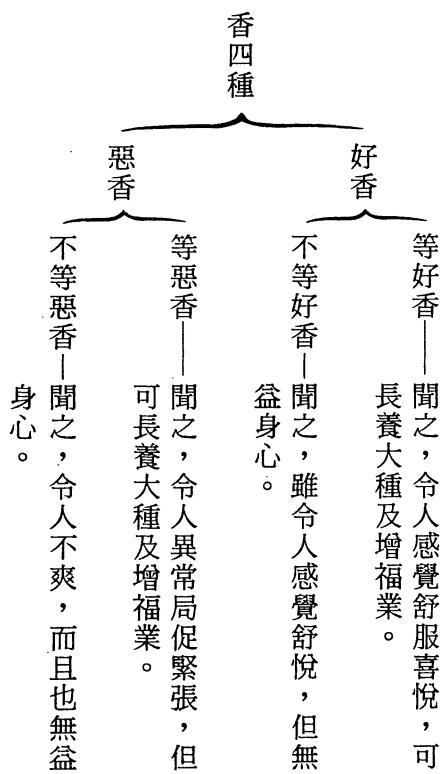


1.9 色二或二十，聲唯有八種，味六香四種，觸十一爲性。兩種，所以共有八種，如表列：聲唯有八種：是指耳所取的聲境有執受或非執受大種爲因，及有情或非有情名，各有順耳者（可意）或不順耳者（不可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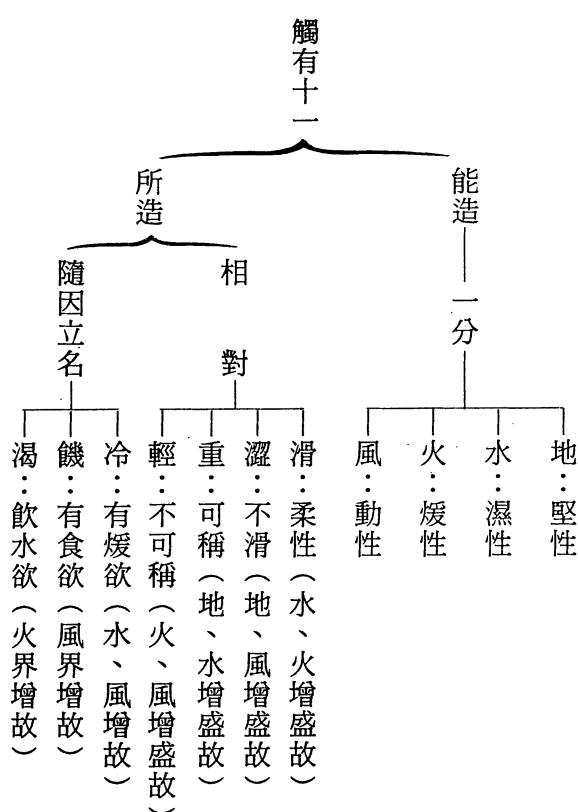


其中有執受是指有苦樂的感受及與情織之執持、大種是指地堅、水濕、火緩、風動四大種，而使用語言可表詮有情之聲及詮釋事理者爲有情名，而非語言之聲曰非有情名。

味六香四種：是指舌根所取之味境有甘、酸、鹹、辛、苦、淡等六種味道。而香是鼻根所攝之境有好香、惡香、等香及不等香，但本論只承認前三種。如長行云：「本論中說香有三種好香惡香及平等香。」(334 b24-25)。好香是指能長養諸根大種或諸福業增上所生。而惡香則爲與能長養諸根大種相違或諸惡



觸十一爲性：此明身根所取之觸境有十一種如表列：



(待續)

業增上所生。而等、不等是增益損減依身別故或微弱增盛異故。長行指出：「唯四大種勢力所生名平等香，此雖曾上果而亦有差別，故唯大種勢力所生，亦是有情增上果攝」。(334 b28-c1) 是指平等香雖然是地、水、火、風等四大種所生，但也因衆生諸業增上所攝，但亦有差別。演培法師說：「《婆沙論》第十說：『香入有四種，有好有惡，好有兩種，有等有增減，惡香亦爾』」。(頁105)，因此可列香四種如表：

c1) 是指平等香雖然是地、水、火、風等四大種所生，但也因衆生諸業增上所攝，但亦有差別。演培法師說：「《婆沙論》

第十說：『香入有四種，有好有惡，好有兩種，有等有增減，惡香亦爾』」。(頁105)，因此可列香四種如表：

法華經的啓示

(一)

• 何世亮

一、法華經的神異世界

當世尊在演說法華經的時候，諸弟子們就發願護持法華經，「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摩訶薩，過八恒河沙數，於大衆中起，合掌作禮，而白佛言，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當於此土而廣說之。」

但世尊卻加以制止：「止，善男子！不需汝等護持此經，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

當世尊這樣說的時候，四周圍出現了奇蹟，大地皆震裂，而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從地中涌出，這些菩薩，全身都是金色，具有美好的三十二相，充滿著無量的光明。

他們本來是住在娑婆世界的下方，另一個虛空界居住，因為聽到世尊演說法華經，於是從下方出來，每一位菩薩又帶領著六萬恒河沙眷屬，徧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空。

「是菩薩衆中，有四導師，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安立行，是四菩薩，於其衆中，最爲上首，唱導之師，在大衆前，各共合掌，觀釋迦牟尼佛，而問訊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否，所應度者，受教易否，不令世尊生疲勞耶，爾時四大菩薩而說偈言：

世尊安樂 少病少惱
教化衆生 得無疲倦

又諸衆生 受化易否
不令世尊 生疲勞耶

爾時世尊於菩薩大衆中而作是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

、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衆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是諸衆生，世世以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種諸善根，此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

那個時候，彌勒菩薩及八千恒河沙諸菩薩衆，看到了這麼多的大菩薩摩訶薩衆，從地面涌出，充滿整個虛空，住世尊前，合掌供養，問訊如來，都覺得十分驚訝。

於是彌勒菩薩就問世尊說：

世尊我昔來 未曾見是事
願說其所從 國土之名號
我常游諸國 未曾見是衆
我於此衆中 乃不識一人
忽然從地出 願說其因緣
今此之大會 無量百千億
是諸菩薩等 皆欲知此事
是諸菩薩衆 本末之因緣
無量德世尊 惟願決衆疑

世尊回答說：「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阿僧祇，從地涌出，汝等昔所未見者，我於是娑婆世界，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導是諸菩薩，調伏其心，令發道意，此諸菩薩皆於是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於諸經典，讀誦通利，思惟分別，正憶念，阿逸多，是諸善男子等，不樂在衆，多有所說，常樂靜處，勤行精進，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樂深智，無有障礙，亦常樂於諸佛之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

聽了世尊的解說，彌勒菩薩及衆多弟子們都心生疑惑，怪未曾有，為什麼佛陀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中，教化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諸大菩薩，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彌勒菩薩就問說：「世尊，如來爲太子時，出於釋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是以來，始過四十餘年，世尊云何於此少時，大作佛事，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衆，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此大菩薩衆，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邊，斯等久遠以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常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譬如有人，色美髮黑，年二十五，指百歲人，言是我子，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信，佛亦如是，得道以來，其實未久，而此大衆，諸菩薩等，已於無量千萬億劫，得道爲佛道故，勤行精進，善入出住無量百千萬億三昧，得大神通

，久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巧於問答，人中之寶，一切世間，甚爲希有，今日世尊方云，得佛道時，初令發心，教化示導，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得佛未久，乃能作此大功德事，我等雖復信佛，隨宜所說，佛所出言，未曾虛妄，佛所知者，皆悉通達，然諸新發意菩薩，於佛滅後，若聞是語，或不信受，而起破法罪業因緣，唯然世尊，願爲解說，除我等疑，及未來世諸善男子，聞此事已，亦不生疑。」

法華經所描述的這種神異世界，有的人認爲它是一種佛法神化的現象，也有的學者認爲，這是一種文學抽象的寫法，也有的認爲，這是信仰的想像世界，是虛幻不實的。

不過以筆者的看法，這是法華經所顯示出來的實相，而我們人類所看到的現實世界，才是一種假相。

爲什麼這樣顛倒來說呢？因爲以科學的研究，人類眼睛的可見光，只有一點點而已，人類耳朵可以聽到的聲音，其波長也十分狹小，人類基本上能夠感知的世界，其實只靠能量的振動，大概只有全宇宙的百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乃至億萬分之一而已。

我們人類所不知道的世界，是何其廣大，所以法華經說：「世所難信之法。」

(待續)

請問那座寺院誦大悲呪最有感應？

某日中午小憩，忽然電話鈴響。

喂，這裏是某某寺。

彼問：莫正熹老居士住那裏？

回言：你找他有何貴事？（實際上莫老早已在極樂世界修行

一二十年矣）

彼言：想請問老居士一問題，不知那個地方誦大悲呪最有感

應？

回言：你自己誦持最有感應！

彼又言：不是有中部某某寺誦大悲呪很有感應嗎？

回言：那你還來問莫正熹老居士，不是多此一舉。

所謂個人吃飯個人飽，個人修行個人了。別人家持大悲呪靈應，那是別人家的深厚功德所感，與你無關。自己只能思齊，攝心正念，隨其修行軌跡而行，一心持誦。有沒有感應，端看個人耐力。

衆生有感，聖人則應，自己不修行，不認真持呪，佛菩薩怎能赴應，怎能感應道交。要期感應，請將己心，一心誦持，自能遂願。

開創「默照禪」的曹洞宗師

宏智正覺禪師

• 曙壽

唐宋是中國禪宗史上頂盛時期，真修實證的禪師很多，使佛教推向全民普遍信仰的巔峰。然而，到了宋朝，尤其南宋以後，禪宗各家漸漸流入口頭禪、文字禪，真正悟道的越來越少。此時，臨濟宗有位大慧宗杲禪師，極力提倡「看話禪」，使叢林又有了一番氣象。與此同時，曹洞宗出了一位弘智正覺禪師，鼓勵大家靜坐，默默參究自性，謂之「默照禪」，與大慧宗杲的看話禪互別苗頭。

正覺禪師（一〇九一一一五七），俗姓李，隰州（今山西省隰縣）人。他的母親夢見五台山一僧人解下手臂中的手環套在她的右手臂上，遂有身孕。因此之故，開始齋戒。等到生下孩子，孩子的右臂有一圈凸起的肉，好似手環。七歲時，便

能「日誦數千言」，而且，詩書五經通達。其父親李宗道居士虔信佛教，曾向佛陀遜禪師請教佛法。禪師建議道：「此子超邁不群，非塵埃中人，宜出家。」師果然於十一歲時，禮拜同郡淨明寺本宗法師出家。十四歲於晉州慈雲寺智琼門下受具足戒。十八歲開始雲遊十方，並立下「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的大願。爾後，渡過黃河至汝州香山的枯木成（芙蓉道楷門人淨因法成禪師）參學。成甚爲器重。

某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來到丈室，報告所悟心得。禪師指一指台上的香盒子說：「裏面是甚麼？」師反問：「是甚麼心行？」禪師說：「你的悟處又是甚麼？」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然後拋向腦後。

禪師說：「弄泥團的漢子，有甚麼？」師不服道：「錯！」禪

，從此，僧道混雜的窘境便消失了。

師說：「你去請教別人吧！」師回答：「是！是！」遂前往丹霞見子淳禪師。

這回禪師問他：「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回答：「井

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廉。」（暗示自己有衝天之志的

直悟氣勢，也明示不假他求的本有佛性之理。）禪師卻說：「

未在！更道。」（禪師故意否認他，看他如何反應。）師擬議

（果然被禪師料中），禪師打了一下拂子說：「不是說不借嗎

？」師言下釋然。遂作禮。禪師又說：「何不說一說心得？」禪師卻道：「我今天失錢又遭罪。」禪師知其有省，卻說道：「坐禪堂，待其領兵者一來，師以善語誘導，最後不但得到信服，更捐出糧食供僧。

宣和六年（西元一二二四年）師接受向子諲之請，正式出世，住持泗洲普照寺。當時的普照寺一半是道教的神霄宮，可謂僧道混雜，而且，適逢地方上鬧飢荒，僧衆二時粥飯缺乏，難以菽麥充當大米。師住持後，漸漸有了改善，隨後有檀施發心供養，僧糧得以解決。爾後宋徽宗南巡，路過普照寺，見寺中僧衆千餘，個個道貌岸然，威儀齊整，心甚歡喜，乃召見住持，師見了皇帝，暢談甚歡，後來皇帝命道教歸還了一半寺院

之後，師又出住舒州太平興國禪院，且赴東林禪寺開堂，住持江州能仁禪寺等道場，期間曾在江西雲居山見到了臨濟宗

的圓悟克勤禪師，深得禪師的讚許。

建炎二年，應真州長蘆禪師禮請，出住崇福禪院，旋遇乏糧，加以當地起義者領兵入寺，大眾無不驚慌失措，唯有師安坐禪堂，待其領兵者一來，師以善語誘導，最後不但得到信服，更捐出糧食供僧。

次年（建炎三年——西元一二二九年）師渡江至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準備前往普陀山朝聖。路過天童山景德寺時，該寺缺少住持，師受請當任住持。是年十月，金兵大舉南侵

，人心惶惶，所有道場都拒絕外來僧人掛單，只有師心胸豁達，來者不拒。後來，景德寺成了四方學者爭相參學的道場，住衆從當初的不滿二百，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然而，師欣然面對糧缺之窘，不久，有「嘉禾錢氏航米千斛來供」，缺糧問題迎刃而解。師住持天童前後達三十年，僧衆安心辦道。期間對寺院擴大修葺，昔日破舊的景德寺為之一新。師默默地推動以曹洞宗為基礎宗旨的「默照禪」，道場中默然靜坐，內心努力

參究的僧人，表現一派曹洞家風，著著實實振興了沉寂已久的曹洞宗一脈傳承。師於此期間與弟子共論禪法之記錄亦不少，

流傳的有：宏智廣錄九卷、宏智覺禪師語錄四卷、宏智和尚語要一卷等，而他的頌古百則更是被元代的萬松行秀禪師作為依據，寫成了千古傳頌的禪學著作——從容庵錄（簡稱）。

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西元一一五七年）九月，師遍謁生前至交好友及檀越，十月八日回到天童，翌日即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致書育王寺的大慧宗杲禪師，請他主持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烟波秋水連天。」擲筆而逝。宗杲接書，旋即趕來天童。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師圓寂五個月後，宋高宗詔諡「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前後有兩位政要為之寫塔銘。

大正藏四十八冊一百頁上「宏智正覺廣錄」卷八收錄了他的一「默照銘」，闡述默照禪的宗旨，一開頭便寫道：「默默忘言，昭昭現前，鑒時廓爾，體處靈然，靈然獨照，照中還妙……。」默照禪不只是運用在禪堂上靜坐時，而是時時刻刻觀照自己的内心。默與照在修持這一法門上來說，是同時的，是一體的，即默之時，體在照中，即照之時，用在默中。他詮釋道：「

照中失默，便見侵凌，而默中失照，渾成剩法。」這也符合了禪定止觀的原則。

至於尋常接機勘辨的作略上，他是極力弘揚五位禪法，師徒間探討五位君臣的機辯，隨處可見。體現了曹洞一派家風！

例如：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雲散長空後，虛堂夜月明。」「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髮老婆羞看鏡。」

「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霜眉雪鬢火中出，堂堂終不落今時。」「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夜明簾外排班早，空王殿上絕知音。」

在修證上如何做功夫，他曾這樣答覆來問者：「佛法也無如許多般，只要諸人一切時中，放教身心空索索地，條絲不掛，廓落無依，本地靈明毫髮不昧，若這麼履踐得到，自然一切時合，一切時應。了無纖塵許作爾障礙處，便能轉千聖向自己背後，方喚作衲僧（中略）。畢竟如何？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爭？」的確，修行其實並非想像中的複雜，只要一切時中放下身心，空索索地。

除夕夜憶恩師

• 道 益

歲月流逝，一剎那間，又是一年，今天是除夕夜。回憶去年的除夕夜，從師父手中接過壓歲錢時，弟子告訴師父：「師父這是您給徒兒的第一個紅包，師父今年你寫什字。」師父在給我的紅包袋上，總是寫上嘉勉的字句。

師父回答：「你都記得我每年寫什麼嗎？」我回師父：「師父你等一下。」我奔回寮房，從抽屜拿出我收藏的十個紅包包，迅速的回到師父邊，將手中的紅包袋給師父看。師父看到手中的紅包袋，怎麼想也沒想到，他每年給我的紅包，我竟然還將他收藏的這麼好。師父當下嘉許弟子：「好，你真是好徒弟，你要好好收藏，今年給了紅包，不知道還能不能再給你壓歲錢。」當時，弟子不做多想，只回師父：「師父，我會將你給弟子的紅包袋，好好收藏。我常拿出來看一看，才不會忘記師父對弟子的期許。」

是末學的心感到孤寒，還是外面天氣特別寒冷，今年的除夕夜爲何寒風刺骨。每年除夕夜，師父、雲師父、我、及幾位

居士，這時刻都在廚房忙著包餃子，師父事先準備了一些銅板，洗乾淨，在我們包餃子時，隨時放入零錢，讓我們在大年初一早餐吃餃子，比賽誰吃到最多的銅板。今晚包餃子，師父缺席了，沒有人搓麵粉，也少了好多話題，我的情緒，忽然覺得，頓失所依，今晚包餃子少了師父，我們也就提早結束。

回到寮房，想到師父，弟子拿起十一個紅包袋（我都有編號）。1號，九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農曆89年12月29日），末學出家的第一年：「給道師壓歲錢，祝新春，荷擔如來力，廣開智海心」。當我第一次從師父手中接過紅包時，看著師父寫給弟子鼓勵的話，末學感到肩膀上有一股無形的重擔，弟子如何荷擔如來家業呢？弟子既入如來門，披上如來衣，就須荷擔如來業，開展佛燈，弘揚佛法，廣度衆生。當下，弟子心中發了願：「願弟子，廣開菩提心，亦獲智慧海，荷擔如來業，身

幸而有恩師，弟子能修持正法，承事如來業，隨所修行，

心無疲厭。弟子處於無明時，恩師是弟子的法燈，為弟子摧破無明暗。弟子入於煩惱海時，恩師為弟子作橋樑、造船筏，運載弟子至彼岸。而今，恩師已入滅，弟子迷惑時，誰來為弟子解惑；弟子不勝負荷如來業時，誰來鼓勵弟子。

弟子又看了2號紅包包：「道益法師新年，蛻變。」師父對人總是很客氣，連自己的徒弟也稱法師，讓弟子深感不安。

修行第一要務，為變化氣質，藕益大師云：「學道別無實法，變化氣質，剋除習氣而已。」但是，煩惱易斷，習氣難改。連斷三界結盡的阿羅漢，習氣都未能除盡，何況是習氣沈重凡身的我。所以要改變一個人的氣質，必須努力向道，精進於智與慧的修習，才能侵除習氣。《摩訶止觀》云：「福慧深利，能侵除習氣。」

出家兩年，師父希望弟子無論是外在或內在都能有所轉變，但是末學不爭氣。師父曾教誡弟子，連拿筷子的習氣都改不過來，其他的壞習氣不容易修證（我筷子一直都拿不好，在戒場受戒，曾被戒師問：我是中國人，不然怎麼不會拿筷子）。金以鍊而精，鏡以磨而淨，人以修而超。修行人，若不精進向道，福慧何以增長，習氣何以除盡，煩惱何以得漏盡，生死何以超呢？弟子愧對恩師。

接著又看了3、4、5、6，看到編號第7，民國九十六

年2月17日（陰曆95年12月30），紅包包上，師父寫著：「止觀宏揚，莊嚴湛然」。九十五年八月，末學開始，如鸚鵡學人語話，講《小止觀》，然而弟子，自語不得，無智無慧。師父勉勵弟子，學習止觀，能令人身心安樂寂靜，定慧現前。止觀是修行上很重要的課題，末學的個性，直接又急躁，恩師希望末學能朝這方向下功夫。

恩師以《小止觀》起頭為弟子作開示：「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觀二法，可說是修行的樞紐，修止得定，修觀生慧，修行若不修止觀，何來的定與慧。止觀二法成就，才能自利利他。

恩師畢生除對因明的深入外，恩師在《摩訶止觀》上的弘揚，更是下了很深功夫。恩師常以摩訶止觀的內外三術，教誡弟子，也是恩師一生行事的準繩。

《摩訶止觀》云：「若被名譽羅罿，利養毛繩，眷屬集樹，妨蠹內侵，枝葉外盡者，當早推之，莫受莫著。推若不去，翻被黏繫者，當縮德露玭，揚狂隱實，密覆金貝，莫令盜見。若遁迹不脫，當一舉萬里，絕域他方，無相諳練，快得學道，如求那跋摩。若名利眷屬，從外來破，憶此三術，齧齒忍耐，雖千萬請，確乎難拔。讓哉隱哉去哉，若煩惱業，定見慢等，

從內來破者。亦憶三術，即空即假即中，設使屠粉肌，肉心不動散，大地鎮壓，不爲重淪，毘盧弗輕寒冰，非冷猛炎寧熱，端心正觀，那得薄證片禪，即以爲喜，纔見少惡，即以爲憂，坯器易堆，菴華難實。」（大正6，p009中）。

修行人的外障是軟賊，如名聞利養等，當修外術以治之，內障是強賊，如無明煩惱等，當修內術而治也。恩師平時的風格，與三術是相應的。修行人若遇外來的名聞利養，及內在煩惱產生時，都能以止觀的內外三術，做爲對治，還怕墮入惡道，輪轉三道，何愁定慧不現前，三昧不成就。

8號，九十七年2月6日（農曆96年12月30日），「勤耕福田，心地湛然」。農夫不勤耕田地，則雜草叢生，修行不勤耕福田，則障礙多，心田不勤修，無明草叢生。修行，除勤耕福田外，最重要還是在心上的磨煉。勤修心地，令心湛然不動，才能常開智慧花，才能永結菩提善果。常保持清淨不動的心，是師父對末學的期許。

當末學看到11號時，情不自禁的感傷。師父在100年2月2日紅包袋上寫著：「敬祝道益法師 新年快樂！感謝照拂孤獨老人！」師父他老人家總是不喜歡麻煩他人，師父常講：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假手他人，弟子爲他老人家做一點事，師父總是很客氣認爲在照顧他。現在反覆的看著手中的字：「感謝照

拂孤獨老人」，似是師父在向弟子謝辭。看著這最後這個紅包袋，怎不讓人心酸呢？再也沒機會從師父手中接過隻字片語。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自披剃起，日月蹉跎，轉眼間，虛度光陰，已十二載，恩師入滅，已四月餘，一無所成，上愧佛菩薩，及恩師，下愧檀越信施。憶起弟子剛出家時，恩師常對弟子的教誨：「你剛發心出家，就應懷著勇猛精進之心，學不厭教不倦，致力於教觀的學習，使定慧功夫有所成就；並發心辦道，使湛然正法常存。如果剛出家，什麼事不認真去學習，不認真去做，隨隨便便應付行事，日久就會養成懈怠的習慣，歲月蹉跎年紀已長，行解法門一事無成，既無禪定力，智慧又無增長，往後想再發心時，身心已俱乏，最後一念的菩提心再也發不起來了。剛出家，這些不可不警惕。」

幸在湛然門下，忝列佛子，以往聞師諄諄教誡，不知諦聽思惟，用心觀照，不知勤求精進，信受領解，常隨順自心所行，以致道業難成。而今，恩師捨離我們，往後誰還沾濡浸潤，我塵垢之身，誰爲我點燈照明。不肖弟子，空過時日，三惑未伏，道業未明，愧爲佛子。而今恩師重恩，實難酬報。從今而後，唯有深入經藏，勤修道業，才能斷惑證真，廣度衆生，使

宿香積寺

宋曇瑩

梯榻香凝夜，清眠擁衲衣。五更聞喚起，
一路聽催歸。山雨寒仍重，溪雲濕不飛。
幽花短臨水，蜂蝶冷相依。

寄禮導師

宋希雅

掩關名自遠，鯨浪阻相尋。講罷唯澄慮，
孤峯祇此心。栢煙秋榻靜，蓬漏夜堂深。
盡仰鄞江上，清風繼道林。

湛然詩鈔

一八五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寄禮法師

宋擇鄰

寺枕滄溟上，門長掩寂寥。定回花漏斷，
講徹獸煙消。入檻泉聲細，當軒岳色遙。
何時會重席，南望路迢迢。

送空上人

宋蘊常

過了梨花春亦歸，小窓新綠正相宜。
白頭更作西州夢，細雨青燈話別離。

天竺道中

宋蘊常

紫蘭含春風，日暮香更遠。澗道水平分，
曲折渡清淺。飛花當面墮，顛倒落苔蘚。
念此芳意闌，歸思紛莫遣。

知止亭晚望寄清大師

宋蘊常

柳繞平湖綠映堤，欄干人靜夕陽遲。
歸鴉欲盡千林暝，白鳥飛來一段奇。
短髮緣愁分壯志，斷雲含雨入新詩。
不堪更作懷人恨，歌罷竹枝成別離。

湛然詩鈔

一八六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八七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八八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八九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〇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一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二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三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四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五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六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七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八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一九九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〇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一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二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三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四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五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六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七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八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〇九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一〇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一〇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
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寄四明教主

宋祕演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
仍聞焚幻質，幾欲別人間。

湛然詩鈔

二一〇

山中

宋祕演

結苑鄰水石，

一〇一年一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365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陸萬玖仟陸佰元整)

陸仟元：釋雲庵

叁仟元：劉鎮誠

壹仟元：水月法師

徐黃貴美

玖佰元：吳政益

陸佰元：林春珠

伍佰元·度小月 瑞展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零次丁之行 送喜樂 送喜氣

李慧玲 林枝章

謝孟哲 謝金花

洪秀宏
方宏鍊

顏淵一
江朴興

李宗仁
林世豐

靜慧
王建宗

林連悌
林敏惠

侯鈴朱
陳品華
蕭志哲
陳清瑞

葉曉源 葉暉

趙珮芸
邱昱誠
蘇幸稜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孫申娥

湛然寺福田功德會



1月份救濟事蹟

1. 陳○源先生：住臺南市安南區，四十八歲。案主原為採蚵工，但收入並不穩定，有收入時約二萬多元，為家中經濟主要來源。此次因肝膿瘍住院，經診斷須轉隔離病房，案家無力可負擔；案妻洗腎多年，無工作，案母也已七十多歲，尚有二名子女就讀大學及義務役中，醫療費用負擔十分沈重，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李○枝女士：住臺南市關廟區，五十五歲。案主罹患情感性精神病多年，發病時期家屬照顧困難，此次不慎被熱水燙傷，右下肢受傷嚴重，因自我照顧功能不佳，且住院時精神症狀加劇，因此轉入精神科病房並需聘看護人員協助照顧。雖育有三子，長女為照顧者，已婚，經濟狀況不佳；二子就讀研究所，無業；次女已婚，已懷孕，與夫任油漆工，收入不穩，評估其家屬無力負擔看護費用，故本會協助看護費用伍仟元整。

3. 本月固定幫助戶：馬○民先生、吳○木先生、洪○欽先生、王○林先生，以上各貳仟元整，鄭○娟女士、翁○溪先生，以上各壹仟元整。



水月老和尚觀音座舍利

• 贈閱 •

-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三九年
- 發行人：雲庵
- 電話：(06) 2228518
- 傳真：(06) 2216267
- E-mail : Chanjan.kuochue@msa.hinet.net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社址：臺南市70050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印刷廠：先進印刷社(臺南市育樂街115-1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